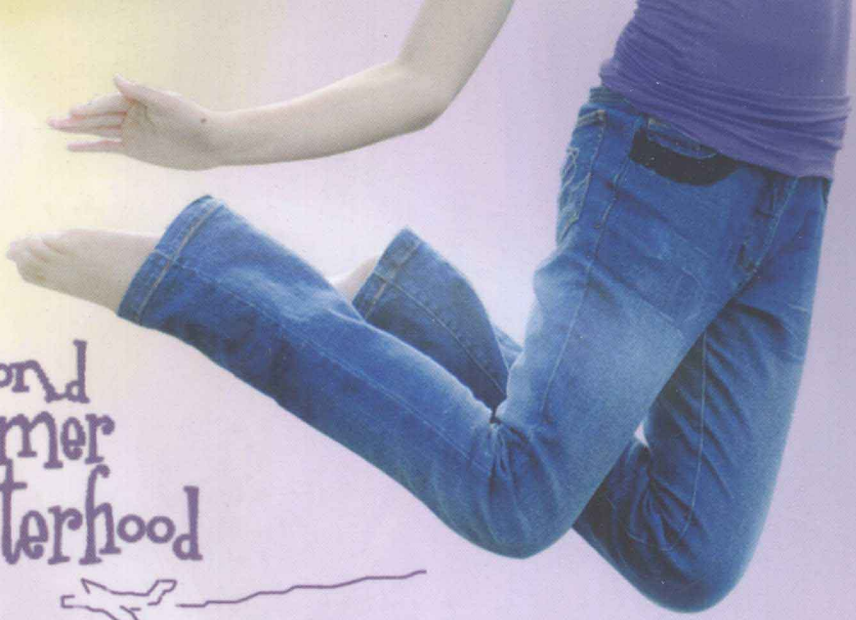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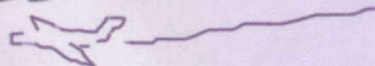




The Second
Summer
of the Sisterhood



牛仔裤的夏天

第二个夏天

未来出版社
FUTURE PUBLISHING HOUSE

牛仔褲的夏天

第二个夏天

【美】安·布拉谢尔 著

李亚萍 薛丽 译

未来出版社
FUTURE PUBLISHING HOUSE

最值得珍藏的青春励志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个夏天 / (美) 布拉谢尔著; 李亚萍, 薛丽译. -- 西安: 未来出版社, 2011.3
(牛仔裤的夏天)

ISBN 978-7-5417-4199-9

I. ①第… II. ①布… ②李… ③薛…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1955 号

The Second Summer of the Sisterhood

Book#2—Copyright © 2003 by 17th Street Productions, an Alloy company and Ann Brashare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sterhood of the Traveling Pants is a registered US trademark of 360 Youth, LLC dba Alloy Entertainment.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 陕版出图字 25-2011-016 号

牛仔裤的夏天·第二个夏天

作者: 【美】安·布拉谢尔

译者: 李亚萍 薛丽

总策划: 尹秉礼

选题策划: 陆三强 冯知明

丛书统筹: 孟讲儒 唐荣跃

责任编辑: 唐荣跃 董文辉

特约编辑: 金泽龙

营销总监: 董晓明

发行总监: 陈刚 丁杰

印制总监: 慕战军

封面设计: 汪洁

出版发行: 未来出版社

地址: 西安市丰庆路 91 号 邮编: 710082

电话: 029-84298551 8428835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安康天宝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 / 16

印张: 19

字数: 228 千字

版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书号: ISBN 978-7-5417-4199-9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献给我的母亲简·伊斯顿·布拉谢尔

致 谢

在此我首先要特别感谢乔迪·安德森。此外，我还要向温迪·洛吉亚、贝弗莉·霍洛维茨、查宁·萨尔通斯道尔、莱斯利·摩根斯坦和詹妮弗·鲁道夫·沃希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我的丈夫雅各布·科林斯和我的三个小天使山姆、纳撒尼尔和苏珊娜。我要感谢我的父亲威廉·布拉谢尔，他一直都是我为人处世的榜样。我还要感谢琳达·科林斯和阿瑟·科林斯，在这一年，科林斯夫妇帮了我们许多忙，他们甚至还向我提供了写这本书的书房。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兄弟波尔·布拉谢尔、贾斯汀·布拉谢尔和本·布拉谢尔，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illegible][illegible]

序 言

从前有四个合穿一条牛仔裤的女孩，她们的身高体型截然不同，
但这条裤子她们穿着都很合身。

你可能以为这是无聊的传说吧。不过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我就是那四个女孩中的一个——我们是魔法牛仔裤姐妹。

去年夏天我们发现了牛仔裤的魔力，但这完全是个巧合。那时我们四个人即将各奔东西，这是我们一生中的第一次分离。卡门在一家旧货店买了这条裤子，她却懒得去试，而且准备买了就扔。不过碰巧的是，蒂比发现了它。第一个试穿它的人是蒂比，接下来是我——莉娜，再后来就是布丽奇特，最后才轮到卡门。

等到卡门试穿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奇迹发生了。如果同一条牛仔裤我们四个人穿着都很合身——我指的是真正地合身，那它肯定不凡。它肯定不是你能见得到摸得着的普通东西。我妹妹艾菲说我不相信鬼神，也许她说得对吧。可就在我们合穿牛仔裤的第一个夏天后，我相信了。这条魔法牛仔裤不仅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牛仔裤，而且它有灵魂，有智慧，有温情。此外，它可以让你光彩四射。

我们“牛仔裤姐妹”在发现魔法牛仔裤之前就已经是死党了。我们的

友谊甚至可以追溯到出生之前。我们的母亲预产期都在9月上旬,她们在某个孕妇有氧运动班相遇。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我们太投缘了,尚在母体中就随着母亲们做操的动作而经常“碰头”。

在17天内,我们四个人相继出生了。最先出生的是我,有一点提前了,我是8月末出生的。最后是卡门,她晚于预产期,拖到9月中旬才出生。你知道的,双胞胎中即使一个比另一个晚三分钟出生,也要遵守长幼有序的规则。规矩可是很重要的。嗯,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很重视这个,所以我是老大,我应该是最成熟最会照顾人的,而卡门则是小妹妹。

我们的母亲开始时很亲密。在我们上幼儿园之前,她们一周起码有3天会带我们出来一起玩。她们自称是“九月姐妹”,后来她们将这个名称传给了我们。我们的母亲喜欢聚在一起八卦,聚会的地点总是她们其中一个人的院子里,她们一起喝冰茶,吃樱桃番茄。而我们呢,则没完没了地嬉戏,有时也会打架。老实说,我那时很喜欢朋友们的妈妈,差不多都把她们当亲妈了。

我们四个孩子有时会回忆那段时光——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慢慢地,我们长大了,母亲们的友谊却渐渐淡漠了。然后布丽奇特的母亲自杀了。她们之间便产生了巨大的裂痕,可没人知道该怎么修复。也许是她们没有勇气修复。

“朋友”这个词似乎不足以形容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亲密无间,不分彼此。蒂比在电影院坐在我身边时,一看到好笑或恐怖的情节就会用脚后跟猛踢我的小腿。可我浑然不觉,总是要等到第二天看到腿上青了一大块才意识过来。上历史课时,卡门动不动就会心不在焉地掐我的手肘。我给布丽奇特看电脑上的内容时,她老喜欢用下巴顶着我的肩膀;有时我回头给她讲解,她还会把牙咬得咯咯响。我们经常会踩到对方的脚(好吧,我承认我有一双大脚)。

在发现魔法牛仔裤之前,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在分离时维系友谊。我们

根本意识不到我们离开朋友后会变得更强大、更坚强，我们也意识不到分离后居然会那么难熬。第一个夏天之后，我们知道了。

整整一年来，我们都在期待第二个夏天，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去历练一番。我们学会了开车。我们很努力地做功课，积极准备 PSAT 考试^①。艾菲恋爱了（有好几次呢），至于我嘛，有好几次都拒绝了男孩子们的追求。布莱恩成了蒂比家的常客，蒂比正在试着慢慢忘掉贝莉。卡门和保罗这对异父母兄妹变成了好朋友。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很紧张布丽奇特，给她的爱也最多。

在这一年里，牛仔裤一直静静地躺在卡门家衣柜的最上面。它只属于夏天——这是我们共同的约定。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生活只属于夏天。哦，还有那个“不许洗牛仔裤”的规则，我们可不能老是穿它，不然会弄脏了。秋去冬来，接着又是春天，我们慢慢地淡忘了那条裤子，可它一直躺在卡门的衣柜里，没有一天不在默默地积聚魔力，静静等待重出江湖之日。

今年夏天开始的时候和去年截然相反。蒂比要去弗吉尼亚州参加一所大学的电影拍摄班，而我们其他三个人却会待在家里。我们都想瞧瞧我们待在家里，这条牛仔裤还会有什么魔力。

但布丽奇特是个善变的家伙，她的计划从来都是一日一变。所以从一开始，这个夏天就注定不能如我们所愿。

①译者注：PSAT 是 Preliminary SAT，即 SAT 预考，它是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预备考试，又叫 NMSQT(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Qualifying Test)——国家优秀学生奖学金资格考试。

布丽奇特坐在房间的地毯上，心怦怦直跳。地毯上铺了四个信封，收信人全都是布丽奇特和佩里，而且上面盖的全都是亚拉巴马州的邮戳。寄信人是一位名叫格蕾塔·鲁道夫的女人——布丽奇特的外婆。

第一封信写于五年前，外婆在信里请他们去亚拉巴马州布吉斯的联合卫理公会参加纪念玛琳·鲁道夫·维尔兰的悼念仪式。第二封写于四年前，外婆在信里告诉布丽奇特和佩里外公去世了。信里还有两张尚未兑现的支票，每张的面额都是 100 美元，信里说虽然钱不多，但这是外公临死之前的一点心意。第三封写于两年前，里面有一张鲁道夫家族和马文家族的族谱图，格蕾塔在页眉上写了“家族渊源”四个大字。第四封写于去年，格蕾塔在信里请布丽奇特和佩里有空的时候回老家看看。

时至今日，布丽奇特才看到这些信。

她是在爸爸的书房里发现这些东西的，它们和她的出生证、成绩单，还有医疗卡放在一起，好像本来就是属于她的似的，可爸爸却从来没给过她。

布丽奇特的双手不住地颤抖，她走进爸爸的房间。爸爸刚下班回家，他正坐在床边脱工作鞋和黑袜子，他每天下班差不多都这样。布丽奇特小



第二个夏天

时候喜欢帮爸爸脱鞋子，那时爸爸会说这是他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不过这话总让布丽奇特有些惴惴不安，难道爸爸开心的时候少得可怜吗？

“你为什么不把信给我？”布丽奇特冲着爸爸咆哮起来，她气势汹汹地走到爸爸跟前，好让他看清楚手中的东西，“这是写给我和佩里的信！”

爸爸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仿佛什么都没听见。就算她吼破了喉咙，爸爸也总是这副死相。他只是摇了摇头。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看清布丽奇特手上晃动的信封。“我和格蕾塔有过节。我不让她和你们联系。”他总算开尊口了，但这理由好像是再简单明了不过似的，他只需轻描淡写就行了。

“但这是我的信！”布丽奇特大吼。这不是小事，这事对她来说比天还大。

爸爸太疲倦了。他陷入自己的世界无法自拔，不管对他说什么，他总要想半天才能回过神来。“你还没成年，我是你爸爸。”“可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这些信？”她毫不示弱。

爸爸的目光缓缓地移到布丽奇特愤怒的脸上。

她没心情等他回答，这事还轮不到他做主。“我要去看外婆！”她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她邀请了我，我就是要去！”

爸爸揉了揉眼睛：“你要去亚拉巴马？”

她赌气似的点点头。

爸爸脱完了鞋袜，他的脚看起来好小。“那你一个人怎么去呢？”他问布丽奇特。

“现在是夏天。而且我也攒了一点钱。”

他想了一会儿，似乎想不出反对的理由。“我不喜欢，也不信任你外婆，”他最后对她说，“不过我也不打算阻止你。”

“很好。”布丽奇特抢白道。

她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原定的暑假计划随之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计划。她要走了。一想到要去外地，她便兴奋得不能自己。

“你猜怎么着？”

这是布丽奇特的口头禅，每次只要话音一落，莉娜就会正襟危坐竖起耳朵：“怎么了？”

“我要走了。明天就走。”

“你明天就走？”莉娜傻乎乎地重复道。

“去亚拉巴马。”布丽奇特说。

“你不是开玩笑吧？”莉娜只会说这句话。这可是布丽奇特呢，莉娜知道她不会开玩笑。

“我要去看外婆。她给我寄了几封信。”布丽奇特解释说。

“什么时候寄的？”莉娜问道。

“嗯，怎么说呢？五年前吧，五年前寄的第一封。”

这简直有如五雷轰顶，布丽奇特怎么能把这事一直瞒到现在呢？

“我是刚刚发现的。我爸爸从一直没有把信给我。”布布的语气却并不愤怒，她是在就事论事。

“为什么没有？”

“他觉得母亲的死外婆难辞其咎。他不让外婆联系我们。外婆不理他的话，他很恼火。”

布丽奇特的爸爸担心的问题也正是莉娜所担心的，所以她一点也不吃惊。“你打算去多久？”她问。

“我不知道，一个月，也许两个月吧。”布丽奇特停顿了一会儿，“我问过佩里要不要一起去。他看了信，但他不想去。”

莉娜对这也丝毫不觉得吃惊。佩里曾经是个可爱的小男孩，可长大后越来越孤僻了。

让莉娜吃惊的只有一件事——暑假计划突变。她们本来打算一起找工作。她们本来打算一整个夏天都厮混在一起。不过看到布丽奇特这么冲动，她在吃惊之余，却莫名其妙地感到一丝欣慰。以前的那个布丽奇特又

回来了。

“我会想你的。”莉娜不禁哽咽,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哭。她当然会想念布布。不过莉娜以往总是在未觉悲伤之前先面露戚色。今天的顺序却颠倒过来了,连她自己都暗暗吃了一惊。

“莉娜,我也会想你的。”布丽奇特忙接着表白,她的声音很温柔,好像也被莉娜的多愁善感给吓住了。

布布在过去的一年里变化很大,但有些特质仍一如从前。大多数人(包括莉娜在内)一旦发现别人情绪失控便会避之不及。可布布正好相反,她会主动迎上前去,莉娜现在爱死了她这一点。

蒂比准备第二天走,可她还没收拾好行李,也还没开始为一年两次的吉尔达俱乐部夜半聚会进行采购。布丽奇特来找她时,她正忙着打包。

蒂比把书桌上所有的东西都扔到地上去了,她这会儿正埋头在这堆东西里找打印机的电缆线。布丽奇特坐在书桌上看得津津有味。

“去衣柜里找找。”布丽奇特建议道。

“那儿没有。”蒂比没好气地说。她不想打开衣柜,因为里面塞满了许多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东西(比如豚鼠咪咪死去后留下的笼子)。蒂比怕一打开柜门,这些杂物便会像山崩一般塌下来把她砸死,碾成粉末。

“肯定是尼奇拿了,我敢打赌。”蒂比小声嘀咕着。尼奇是她弟弟,今年才3岁。他经常拿蒂比的东西,蒂比总是等到需要某件东西的时候才发现已经被弟弟玩坏了。

布布一言不发。她出奇的安静。蒂比转过头来盯着她。

如果你一年没看到布布,你很可能意识不到坐在那里的女孩居然是她。她的头发不再是金色,她不再苗条,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动个不停了。她把头发染成了深棕色,但闪亮的金发从发根处不断涌现,染发剂无力抵抗,只有节节败退。布布以往一向苗条,身上没有一块赘肉,可她在这个冬

天和春天长胖了十多斤，肥肉堆在她的手臂、大腿和腰腹上，简直是触目惊心。她的身体似乎很不愿意接纳这些赘肉，所以多余的脂肪只是暂时依附在那里，仿佛随时准备离开。蒂比情不自禁地想，布布的身体似乎总在和她的大脑作对。

“我可能要失去她了。”布布一脸凝重地说。

“失去谁？”蒂比从一片狼藉中抬起头问。

“我自己。”布布用脚后跟踢关着的抽屉。

蒂比站起身来，把手上的活扔在一边。她小心翼翼地退回到床边坐下，眼睛在布布的脸上扫来扫去。布布今天的情绪太反常了。几个月以来，卡门都在旁敲侧击地打探布布内心的想法，但一直未能如愿。莉娜是她们的知心大姐，最富有同情心，可布布也不和她谈心。蒂比知道关键时刻终于到了。

尽管蒂比是她们的中间最瘦小的一个，但她希望布布能坐在她身边。根据她的直觉，布布坐在书桌上肯定是有原因的。床很柔软，位置又低，布布不愿意坐在这里，她不想给蒂比安慰她的机会。蒂比也知道布布之所以选择和自己谈心，是因为布布深知蒂比爱她，蒂比会静静倾听，不会指手画脚让她难堪。

“你的意思是？”

“我想念以前的我，可她已远远地离我而去。她走路如风，我走路慢慢吞吞。她晚睡早起，我成天睡不醒。我觉得如果她再远走几步，我就再也追不上她了。”

蒂比很想靠近布布，但她得克制住自己，她只能用双手抱住腿让自己静静地坐着。布布交叉双臂抱着腰，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你想……追上她吗？”蒂比缓缓说道，她的声音很柔和，几乎一字一顿。布布在这一年里不遗余力地改变自己。蒂比在心底里差不多可以猜出原因。布布不想再惹是非，她得保护自己。蒂比深知失去所爱的人是什么

滋味。她也知道把悲痛欲绝、伤痕累累的自己扔掉是多么富有诱惑力的想法,就像人们总忍不住想把小时候穿不了的毛衣给扔掉一样。

“我想追上她吗?”布丽奇特认真地考虑蒂比的问题。有些人(比如说蒂比)喜欢不露声色地静静倾听。可布丽奇特正好相反。

“我想是的。”布丽奇特的泪水汹涌而出,金黄色的睫毛变得濡湿,形成了三角状。蒂比的双眼也不觉湿润起来。

“你得找到她。”蒂比说着,喉间一阵哽塞。

布布伸出一只手停在空中,她手心向上对着天花板。蒂比“腾”地一下站起身握住了那只手。布布靠在蒂比的肩头。蒂比的锁骨可以感觉得到布布柔柔的长发,还有她的眼泪。

“所以我要走。”布布说道。

等到蒂比和布丽奇特分开后,蒂比有点搞不懂自己了。她不像布丽奇特那样疯疯癫癫,她的情绪从来都不会大起大落。她总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远离心中的恶魔,可今天怎么会一反常态呢?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卡门躺在床上,心情很好。她刚刚从蒂比家回来,刚才还在蒂比家碰见了布丽奇特和莉娜。今晚她们又会再碰头,她们将在吉尔达举行牛仔裤聚会,这样的聚会一年有两次,今晚是第二次。卡门本以为自己应该难过,因为她暑假哪里都不能去。但她发现和朋友们说“再见”并不像她想象中的那么痛苦。在面临大多数的痛苦之前,她总有心理准备。除此之外,看见布布现在这样,她很开心。布布有暑假计划,卡门由衷地为她高兴。虽然卡门会发疯般地想念她,但布布能向好的方面转变毕竟是件好事。

从现在来看,这个夏天似乎还不错。她们已经抽签决定了牛仔裤的传递顺序。卡门是第一个。裤子已经在她的衣柜里,碰巧的是,她明晚正好约了班上最帅的男生。这是命中注定的,不是吗?这足以证明她和那个男生

有缘。

一整个冬天她都在想象这条裤子会在夏天里给她带来什么奇遇。现在，明晚的约会和刚刚抽签的顺序正好碰在了一起，卡门似乎明白了自己在这个夏天会遇到什么。这个夏天，这条裤子将会成为“爱情牛仔裤”。

卡门听到电脑响起了熟悉的消息提示音，她立即坐了起来。这是布丽奇特发的即时消息。

Beezy3: 我正在打包。我的紫色袜子是不是在你那边？就是脚踝处有心形图案的那双袜子？

Carmabella: 没有。看你这口气，好像我穿了你的袜子似的。

卡门的目光从电脑屏幕上往下移，她看到了自己的脚。让她吃惊的是，她脚上正好是两只紫色的袜子，虽然都是紫色，但颜色有细微的差别。她晃动着脚，终于看见了踝关节处的图案。

Carmabella: 嗨，我脚上的袜子很可能是你的。

牛仔
裤的
夏天

吉尔达有氧操教室位于贝塞斯达市北部，教室的锁形同虚设，撬开它不费吹灰之力。可是等她们爬到楼梯上时，一股汗臭味扑面而来。卡门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会到这里上课，就算不用破门而入也够难受的。

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都屏声静气，一脸的庄重。现在已经很晚了。布丽奇特明天早上坐五点半的长途车去亚拉巴马，蒂比明天下午去威廉斯顿大学。

莉娜按照惯例点好蜡烛，蒂比像以往那样放QQ糖、硬得变了形的芝士泡芙和几瓶橙汁。布丽奇特应该放音乐，可她今天没有。

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盯着卡门手上的包。去年九月在卡门生日后